

集部

文章辨體彚選卷二百十三

明 賀復徵 編

書九

遺王妃書 晉愍懷太子

鄙雖頑愚心念為善欲盡忠孝之節無有惡逆之心雖非中宫所生奉事有如親母自為太子以来敕見禁檢不得見母自宜城君亡不見存恤恒在空室中坐去年

十二月道文疾病困篤父子之情實相憐愍於時表國家乞加徽號不見聽許疾病既篤為之求請恩福無有惡心自道文病中宮三遣左右來視云天教呼汝到二十八日暮有短函来題言東宮發疏云言天教欲見汝即便作表求入二十九日早入見國家須臾遣至中宮中宮左右陳舞見語中宮旦来吐不快使住空屋中坐須臾中宮遣陳舞見語聞汝表陛下為道文乞王不得王是成國耳中宮遥呼陳舞昨天教與太子酒棗便持

三升酒大盤棗來見與使飲酒噉棗盡鄙素不飲酒即便遣舞故說不堪三升之意中宮遥呼曰汝常陛下前持酒可喜何以不飲天與汝飲當使道文差也便答中宮逕下會同一日見賜故不敢辭通日不飲三升酒也且實未食恐不堪又未見殿下飲此或至顛倒陳舞復傳語曰不孝耶天與汝酒飲不肯飲中有惡物耶遂可飲二升餘有一升求持還東宮飲盡逼迫不得已更飲一升飲已體中荒迷不復自覺須臾有一小婢持封箱

来云詒使寫此文書鄙便驚起視之有一白紙一青紙催促云陛下停待又小婢承福持筆硯墨黄紙来使寫急疾不容復視實不覺紙上語輕重父母至親實不相疑事理如此實為見誣想衆人見明也

答盧諶書 劉琨

琨頓首損書及詩備辛酸之苦言暢通經之逺旨執玩反覆不能釋手慨然以悲歡然以喜昔在少壯未嘗撿括逺慕老莊之齊物近嘉阮生之放曠怪厚薄何從而

生哀樂何由而至自頃輈張困於逆亂國破家亡親友凋殘塊然獨坐則哀憤兩集負杖行吟則百憂俱至時復相與舉觴對膝破涕為笑排終身之積慘求數刻之暫歡譬由疾疢彌年而欲一丸銷之其可得乎夫才生於世世實須才和氏之璧焉得獨曜於郢握夜光之珠何得專玩於隨掌天下之寶固當與天下共之但分析之日不能不悵恨耳然後知聃周之為虛誕嗣宗之為妄作也昔縣驪倚輈於吳阪鳴於良樂知與不知也百

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遇與不遇也今君遇之矣勗之而已不復屬意於文二十餘年矣久廢則無次想必欲其一反故稱指送一篇適足以彰來詩之益美耳琨頓首頓首

遺石勒書 劉琨

將軍發迹河朔席卷燕豫飲馬江淮折衝漢沔雖自古名將未足為諭所以攻城而不有其人畧地而不有其土翕爾雲合忽復星散將軍豈知其然哉存亡決在得

主成敗要在所附得主則為義兵附逆則為賊衆義兵雖敗而功業必成賊衆雖尅而終歸殄滅昔赤眉黄巾横逆宇宙所以一旦敗亡者正以兵出無名聚而為亂將軍以天挺之質威振宇内擇有德而推崇隨時望而歸之勲義堂堂長享遐貴背聰則禍除向主則福至採納往誨翻然改圖天下不足定螘寇不足掃今相授侍中持節車騎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襄城郡公總内外之任兼華戎之號顯封大郡以表殊能將軍其受之

副遠近之望也自古以來誠無戎人而為帝王者至於名臣建功業者則有之矣今之遲想蓋以天下大亂當須雄才遥聞將軍攻城野戰合於機神雖不視兵書闇與孫吳同契所謂生而知之者上也但得精騎五千以將軍之才何向不摧至心實事皆張儒所具

重與陶侃書　温嶠

僕謂軍有進而無退宜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近言於盟府剋後月半大舉南康建安晉王三郡軍並在路

決同赴此會惟須仁公所統至便齊進耳仁公今名軍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由將在於此僕才輕任重實憑仁公篤愛遠稟成規至於首啟戎行不敢有辭僕與仁公當如常山之蛇首尾相衛又脣齒之喻也恐惑者不達高旨將謂仁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僕與仁公並受方嶽之任安危休慼理既同之且自頃之顧綢繆往來情深義重著於人士之口一旦有急亦望仁公悉衆見救況社稷之難惟僕偏當一州州之文武莫不翹企假令

此州不守約峻樹置官長於此荆楚西逼强胡東接逆賊因之以饑饉將来之危乃當甚於此州之今日也以大義言之則社稷顛覆主辱臣死公進當為大晉之忠臣豢桓文之義開國承家銘之天府退當以慈父雪愛子之痛約峻凶逆無道囚制人士裸其五形近日来者不可忍見骨肉生離痛感天地人心齊一咸皆切齒今之進討若以石投卵耳今出軍既緩復召兵還人心乖離是為敗於機成願深察所陳以副三軍之望

遺殷浩書 庾翼

當今江東社稷安危內委何褚諸君外託庾桓數族恐不得百年無憂亦朝夕而弊足下少標令名十餘年間位經內外而欲潛居利貞斯理難全且夫濟一時之務須一時之勝何必德均古人韻齊先達耶王夷甫先朝風流士也然吾薄其立名非真而始終莫取若以道非虞夏自當超然獨往而不能謀始大合聲譽極致名位正當抑揚名教以靜亂源而乃高談莊老說空終日雖

云談道實長華競及其末年人望猶存思安懼亂寄命惟務而甫自中述徇小好名既身囙胡虜棄言非所凡明德君子遇會處際寧可然乎而世皆然之益知名實之未定弊風之未革也

勸桓大司馬伐蜀書 袁喬

夫經略大事故非常情所具知者了於胷心然後舉無遺算耳今天下之難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方胡為弱將欲除之先從易者今泝流萬里經歷天險彼或有備不

必可剋然蜀人自以斗絕一方恃其完固不修攻戰之具若以精卒一萬輕軍速進比彼聞之我已入其險要李勢君臣不過自力一戰擒之必矣論者恐大軍既西胡以闚覦此又似是而非何者胡聞萬里征伐以為内有重備必不敢動縱使越逸江渚諸軍足以守境此無憂矣蜀土富貴號稱天府昔諸葛武侯欲以抗衡中國今誠不能為害然勢據上流易為寇盜若襲而取之者有其人衆此國之大利也

遺殷浩書 王羲之

知安西敗喪公私惋怛不能須臾去懷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固已久矣而加之敗喪此可熟念往事豈復可追願思宏將來令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興之業政以道勝寛和為本力爭武功作非所當因循所長以固大業想識其由来也自寇亂以来處内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記忠言嘉謀棄而莫用遂令天

下將有土崩之勢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追咎往事亦何所復及宜更虚己求賢當與有識共之不可復令忠允之言常屈於當權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内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過還保長江都督將校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任國鈞者引咎責躬深自貶降以謝百姓更與朝賢思布平正除其煩苛省其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以允答群望救倒懸之急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事尚德之舉未能事事

允稱當重統之任而喪敗至此恐闔朝羣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今亟修德補闕廣延群賢與之分任尚未知獲濟所期若猶以前事為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執政然當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盡懐極言若必親征未達此旨果行者愚智所不解也願復與衆共之復被州符增運千石徵役兼至皆以軍期對之喪氣罔知所厝自頃年割剝遺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參夷之刑耳恐勝廣之憂

無復日矣

與吏部謝萬書 王羲之

古之辭世者或被髮徉狂或汚身穢跡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免遂其宿心其爲慶幸豈非天賜違天不祥頃東遊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遊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𠄘有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君謂此何如比當與安石東遊山海并行田

視地利順養閒暇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懽讌雖不能興言高詠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爲撫掌之資其爲得意可勝言邪常依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甚欲希風數子老夫志願盡於此也

答桓玄論四皓書　殷仲堪

隱顯默語非賢達之心蓋所遇之時不同故所乘之塗必異道無所屈而天下以之獲寧仁者之心未能無感若夫四公者養志巖阿道高天下秦網雖虐游之而莫

懼漢祖雖雄請之而弗顧徒以一理有感汎然而應事同賔客之禮言無是非之對孝恵以之獲安莫由報其德如意以之定藩無所容其怨且爭奪滋生主非一姓則百姓生心祚無常人則人皆自賢況夫漢以劍起人未知義式遏姦邪特宜以正順為寳天下大器也苟亂亡見懼則滄海横流原夫若人之振策豈為一人之廢興哉苟可以暢其仁義與夫仗節委質可榮可辱者道跡懸殊理勢不同君何疑之哉又謂諸吕強盛幾危劉

氏如意若立必無此患夫禍福同門倚伏萬端又未可斷也於時天下新定權由上制高祖分王子弟有磐石之固社稷深謀之臣森然比肩豈瑣瑣之祿產所能傾奪之哉此或四公所預於今亦無以辨之但求古賢之心宜存之遠大耳端本正原者雖不能無危而其危易持苟啟競津雖未必不安而其安難保此最有國之要道古今賢哲所同惜也

與范甯書　徐邈

知足下遣十五議曹各之一縣又吏假歸白所聞見誠足下留意百姓故廣其視聽吾謂勸導以實不以文十五議曹欲何所敷宣邪庶事辭訟足下聽斷允塞則物理足矣上有理務之心則下之求理者至矣日昃省覽庶事無滯則吏慎其負而人聽不惑豈須邑至里詣飾其游聲哉非徒不足致益乃是蠶漁之所資又不可縱小吏為耳目也豈有善人君子而干非其事多所告白者乎君子之心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由歷試如有所

毀必以著明託社之鼠政之甚害自古以來欲為左右耳目者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君子道消善人與尸前史所書可為深鑒足下選綱紀必得國士足以攝諸曹諸曹皆是良吏則足以掌文案又擇公方之人以為監司則清濁能否與事而明足下但平心居宗何取於耳目哉昔明德馬后未嘗顧與左右言可謂遠識況大丈夫而不能免此乎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十三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十四

明 賀復徵 編

書十

詐彭城王義康與丹陽尹徐湛之書宋范蔚宗

吾凡人短才生長富貴任情用己有過不聞與物無恒喜怒違實致使小人多怨士類不歸禍敗已成猶不覺

悟退加尋省方知自掐刺肌刺骨何所復補然至於盡心奉上誠貫幽顯拳拳謹慎惟恐不及乃可恃寵驕盈實不敢故為欺罔也豈包藏逆心以掐灰滅所以推誠自信不復防護異同率意信心不顧萬物議論遂致讒巧潛構衆惡歸集甲奸險好利負吾事深乙凶愚不齒扇長無賴丙丁趨走小子唯知諂進伺求長短共造虚說致令禍陷骨肉誅戮無辜凡在過釁竟有何徵而刑罰所加同之元惡傷和枉理感徹天地吾雖幽逼日若

命在漏刻義慨之士時有音信每知天文人事及外間物情土崩瓦解必在朝夕是為釁起羣賢濫延國家夙夜憤踊心腹交戰朝之君子及士庶白黑懷義秉理者寧可不識時運之會而坐待横流耶除君側之惡非唯一代況此等狂亂辜慝終古所無加之剪戮易於摧朽耶可以吾意宣示衆賢若能同心奮發族裂逆黨豈非功均栁業重造宋室乎但兵凶戰危或致侵濫若有一毫犯順誅及九族處分之要委之群賢皆當謹奉朝廷

動止聞啟往日嫌怨一時豁然然後吾黨謝皐比闕就戮有司苟安社稷瞑目無恨勉之勉之

與始興王濬書　袁淑

袁司直之視館敢寓書於上國之宫尹日者猥枉泉賦降委弊邑弊邑敬事是遑無或違貳懼非郊贈之禮覲饗之資不虞君王惠之於是也是有懵焉弗圖旦夕發咫尺之記藉左右而請以為胥授失旨爰速先幣曾是附庸臣委末學孤聞者如之何勿疑且亦聞之前志曰

七年之中一與一奪義士猶或非之況密邇旬次何其
褒益之亟也藉恐二三諸侯有以觀大國之政是用敢
布腹心弊室弱生砥節清廉好是潔直以不邪之故而
貧閵天下寧有昧夫嗟金者哉不腆供賦束馬先璧以
俟命唯執事所以圖之

報何偃書　王微

卿昔稱吾於義興吾嘗謂之見知然復自怪鄙野不參
風流未有一介熟悉於事何用獨識之也近日何見綽

送卿書雖知如戲知卿固不能相哀茍相哀之未知何
相期之可論卿少陶玄風淹雅修暢自是正始中人吾
真庸性人耳自然志操不倍王樂小兒時尤麤笨無好
常從博士讀小小章句竟無可得口吃不能劇讀遂絶
意於尋求至二十左右方復就觀小說往來者見床頭
有數秩書便言學問試就檢當何有哉乃復持此擬議
人邪尚獨愧笑揚子之褒贍猶耻辭賦為君子若吾篆
刻菲亦甚矣卿諸人亦當尤以此見議或謂言深博作

一段意氣鄙薄人世初不敢然是以每見世人文賦書論無所是非不解處即日借問此其本心也至於生平好服上藥起年十二時病虛耳所撰服食方中麤言之矣自此始信攝養有徵故門冬昌朮隨時參進寒温相補欲以扶護危羸見冀白首家貧乏役至於春秋令節輒自將兩三門生入草采之吾實倦遊醫部頗曉和藥尤信本草欲其必行是以躬親意在取精世人便言希仙好異矯慕不羈不同家頗有罵之者又性知畫繢蓋

亦鳴鵠識夜之機盤紆糾紛或記心目故兼山水之愛一往跡求皆彷像也不好詰人能忘榮以避權右宜自容應對舉止因卷懃自保不能勉其所短耳由来有此數條二三諸賢因復架累致之高塵詠之清壑瓦礫有資不敢輕廁金銀也而頃年嬰疾沈淪無已區區之情悁於生存自恐難復而先命猥加䰟氣褰薾常人不得作常自處疾苦正亦卧思已熟謂有記自論既仰天光不夭庶類兼望諸賢共相哀體而卿首唱誕言布之翰

墨萬石之愼或未然邪好盡之累豈其如此綽大駭歎便是闔朝見病者吾本停人加疹意惛一旦聞此便惶怖矣五六日來復苦心痛引喉狀如胸中悉腫甚是憂力作此答無復條貫貴布所懷落莫不舉卿既不可解立欲便別且當笑㣲

與江湛書　王微

弟心病亂度非但蹇躄而已此處朝野所共知騶㑹忽扣蓽門閭里咸以為祥怪君多識前世之載天值何其

易傾弟受海内駭笑不過如燕石禿鶖邪未知君何以自解於良史邪今雖王道鴻鬯或有激朗於天表必欲探援潛寶傾海求珠自可卜肆巫祠之間馬棧牛口之下賞劀盂於博徒拔卜式於芻牧亦有西戎孤臣東都戒士上窮範馳之御下盡詭遇之能羔鱗雜襲者必不乏於世矣且廬於承明署乎金馬皆明察之官又賢於管庫之末何為刼勒通家疾病人壓纖難甚之選將以靖國不亦益嚚乎書云任官維賢才而君擢士先疹廢

芃芃棫樸似不如此且弟曠違兄姊迨將十載時姊歸
来終不任輿曳入閤兄守金城永不堪扶抱就路若不
傯疾非性癖而何比君曰表裏無假長目飛耳也常謂
生遭太公將即華士之戮幸遇管叔必蒙僻儒之養光
武以馮衍才浮其實故棄而不齒諸葛孔明云来敏亂
羣過於孔文舉況無古人之才槩敢干周漢之常刑彼
二三英賢足為曉治與否恐君逢此時我亦不免髙閤
乃復假名不知已者豈欲自比衛賜邪君欲髙斆山公

而以仲容見處徒以槌提禮學本不參選鄙夫瞻彼固
不任下走未知新沓何如州陵耳而作不師古坐亂官
政誣飾蚔蚓冀招神龍如復託以真素者又不宜居華
留名有害風俗君亦不至期人如此若交以為人賜舉
未以己勞則商販之事又連所不忍聞也豈謂不肖易
擢貪者可誘凡此數者君必居一焉雖假天口於齊駢
藉鬼說於周季公孫碎毛髮之文莊生縱滸瀁之極終
不能舉其契為之辭矣子將明寃必靈咍於萬里汝頡

餘彥將拂衣而不朝浮華一開風俗或從此而奕鬼谷以揣情為最難何君忖度之輕謬今有此書非敢叨擬中散誠不能顧影負心純盜虛聲所以綿絡累紙本不嘗尚書虎爪板也成童便往來居舍晨省復經周旋加有諸甥亦何得頓絕慶弔然生平之意自於此都盡君平公云生我名者殺我身天爵且猶滅名安用吏部郎哉其舉可陋其事不經非獨縉紳者不道僕妾皆將笑之忽忽不樂自知壽不得長且使千載知弟不詐讓耳

誡子書 王僧虔

知汝恨吾未許汝學欲自悔厲或以闔棺自欺或更擇美業且得有慨亦慰窮生但亟聞斯唱未覩其實請從先師聽言觀行兾此不復虚身吾未信汝非徒然也往年有意於史取三國志聚置床頭百日許復徙業就玄自當小差於史猶未近彷彿曼倩有云談何容易見諸玄志為之逸腸為之抽専一書轉誦數十家注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尚未敢輕言汝開老子卷頭五尺許未知輔

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說馬鄭何所異指例何所明而便
盛於麈尾自呼談士此最險事設令袁令命汝言易謝
中書挑汝言莊張吴興叩汝言老端可復言未嘗看邪
談故如射前人得破後人應解不解即輸賭矣且論注
百氏荆州八表又才性四本聲無哀樂皆言家口實如
客至之有設也汝皆未經拂耳瞥目豈有庖厨不修而
欲延大賔者哉就如張衡思侔造化郭象言類懸河不
自勞苦何由至此汝曾未窺其題目未辨其指歸六十

四卦未知何名莊子衆篇何者内外八表所載凡有幾家四本之稱以何為長而終日欺人人亦不受汝欺也由吾不學無以為訓然重華無嚴父放勲無令子亦各由己耳汝輩竊議亦當云阿越不學在天地間可嬉戲何忽自課謫幸及盛時逐歲暮何必有所減汝見其一耳不全爾也設令吾學如馬鄭亦必甚勝復倍不如今亦必大減致之有由從身上來也汝今壯年自勤數倍許勝劣及吾耳世中比例舉眼是汝足知此不復具言吾

在世雖乏德素要復推排人間數十許年固是一舊物人或以比數汝等耳即化之後若自無調度誰復知汝事者舍中亦有少負令譽弱冠越超清級者於時王家門中優者則龍鳳劣者猶虎豹失廕之後豈龍虎之議況吾不能為汝廕政應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經三公蔑爾無聞布衣寒素卿相屈體或父子貴賤殊兄弟聲名異何也體盡讀數百卷書耳吾今悔無所及欲以前車誡爾後乘也汝年入立境方應從宦兼有室累牽役情

性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邪為何作世中學取過一生耳試復三思勿諱吾言猶捶撻志輩冀脫萬一未死之間望有成就者不知當有益否各在爾身己切身豈復闕吾邪鬼惟知愛深松茂栢寧知子弟毀譽事因汝有感故畧叙胷懷

與尚書令袁粲書　丘巨源

民信理推心闇於量事庶謂丹誠感達賞報㬥期豈虞寂寥忽焉三稔議者必云筆記賤伎非殺活所待開勸

小說非否判所寄然則先聲後實軍國舊章七德九功將名當世仰觀天緯則右將而左相俯察人序則西武而東文固非脊祝之倫伍巫匠之流匹矣去昔奇兵變起呼吸雖凶渠即勦而人情更迷茅恬開城千齡出叛當此之時心膂胡越奉迎新亭者士庶填路投名朱雀者愚智空閨人惑而民不惑人畏而民不畏其一可論也臨機新亭獨能抽刃斬賊者惟有張敬兒而中書省獨能奮筆弗顧者惟有丘巨源文武相方誠有優劣就

其死亡以决成敗當崩天之敵抗不測之禍請問海內此膽何如其二可論也又爾時顛沛普與文士黄門中書靡不畢集摛翰振藻非為之人朝廷洪筆何故假手凡賊若以此賊强盛勝負難測群賢怯不染毫者則民宜以勇獲賞若云羽檄之難必須筆傑群賢推能見委者則民宜以才賜列其三可論也竊見桂陽賊賞不赦之條凡二十五人而李恒鍾爽同在此例戰敗後出罪並釋然而吳邁遠族誅之罰則操筆大禍而操戈無害

論以賞科則武人超越而文人埋沒其四可論也且邁遠置辭無乃侵慢民作符檄肆言詈辱放筆出手即就虀粉若使桂陽得志民若不螺裂軍門則應腰斬都市嬰孩脯膾伊可熟念其五可論也往年戎旅萬有餘甲十分之中九分冗隸可謂衆矣攀龍附麟翻焉雲翔至若民狂夫可謂寡矣徒闕勑吉空然泥沈詎其荷敝塵末皆是白起操櫝事始必非魯連邪民偵國算迅足馳烽旆之機帝擇逸翰赴罻羅之會既能陵敵不殿爭先

無負宜其微賜存正少沾飲䖻遂乃棄之溝間如蚓如蟻蝍之言外如土如灰絓隸帖戰無拳無勇並隨資峻級矣凡豫臺內不文不武已坐拱清階矣撫骸如此瞻例如彼既非草木何能弭聲

與齊高祖蕭道成書　沈攸之

吾聞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彼我可謂通矣大明之中謬奉聖主忝同侍衛情存契濶義著斷金乃分帛而衣等糧而食值景和昏暴心爛形燋若斯之苦寧

可言盡吾自分碎首於閤下足下亦懼滅族於舍人爾時磐石之心旣固義無二計蹴迫時難相引求全天道矜喜此理不空結姻之始實關於厚及明帝龍飛諸人皆爲鬼矣吾與足下得蒙大造覩過夙眷遇若代臣錄其心迹復忝驅使臨崩之日吾豫在遺託加榮受寵恩深位髙雖復情謝古人粗識忠節撫心仰報期之必死此誠志竟未申遂先帝登遐微願永奪自爾已來與足下言面始絶非唯分張形迹自然至此脫枉一告未嘗不

對紙流涕豈顧相誚於今哉茍有所懐不容不白初得賢子諱疏云得家信云足下有廢立之事安國寧民此功巍巍非吾等常人所能信也俄奉皇太后殿令云足下潛搆深畧獨斷懐抱一何能壯但冠雖弊不可承足蓋共尊高故耳足下交結左右親行殺逆以免身患卿當謂龍逄比干癡人耳凡廢立大事不可廣謀但袁褚遺寄則又國之近戚數臣地藉實為膏腴人位並居時望若此不與議復誰可得共披心胸者哉昏明改易自

古有之豈獨大宋中屯邪前代盛典煥盈篇史請為足下言之羣公共議宜啓太后奉令而行當以王禮出第足下乃可不通大理要聽君子之言豈可罔滅天理一何若茲孝經云資於事父以事君縱為宗社大計不爾寧不識有君親之意邪乃復慮以家為嫌以爵賞小人無狀遂行弑害吾雖寡識竊從古比豈有為臣而有近日之事邪使一旦荼毒身首分離生自可恨死者何罪且有登齋之賞此科出於何文凡在臣隸誰不惋駭華

夷扣心行路泣血乃至不殯使流蟲在尸自古以來此例有幾衛國微小故有弘演不圖我宋獨無其人撫膺惆悵不能自已足下與向之殺者何異人情易反還成嗟悲為子君者無乃難乎蹊田之辟豈復有異管仲有言君善未嘗不諫足下諫諍不聞甘崔杼之罪何悖逆之甚昔太甲還位伊不自疑昌邑之過不可勝數霍光荷託尚共議於朝班然後廢之猶有湯沐之施論者不以劫主為名桓溫之心未忘於簒海西失道人倫頓盡

廢之以公猶禮處之當温強盛誰能相抗尚畏懼於形迹四海不愜未嘗有樂推之者伊尹霍光名高於臣節桓氏亦得免於脅奪凡是諸事布於書策若此易曉豈待指掌卿常言比跡夷叔如何一旦行過桀蹠邪聖明啟運蒼生重造普天率土誰不歌抃實是披心罄節奉公忘私之日而卿大收宮妓刼奪天藏器械金寶必充私室移易朝舊布置私黨被甲入殿内外宮閣管籥悉關家人吾不知子孟孔明遺訓如此王謝陶庾行此舉

止且諸方帝鄉非親不授足下非國戚也一旦專縱自樹云是兒守臺城父居東府一家兩録何以異此知卿防固重復猜畏萬端言以禦遠實為防内若德允物望夷貊猶可推心共處如其失理乖道金城湯池無所用也文長以戈戟自衛何解滅亡吳起有云禮義不脩舟中之人皆讐也足下既無伍員之病苟懐貪惏而有賊宋之心吾寧捐申包之節邪聞求忠臣者必出孝子之門卿忠孝於斯盡矣今竊天府金帛以行姦惠盜國權

爵以結人情且授非其理合我則賞此事復不可恒用用之既訖恐非忠策且受者不感識者不知不能遏奸折謀識節慨惋隅硋數千無因自對不能知復何情顔當與足下叙平生舊欵吾閗前括絶交不出惡言但此自陳名節於胸心因告别於千載放筆增歎公私潛淚想不深怪往言然天下耳目豈伊可誣抑亦當自知揆杖無彊為必先及

與子侄書 雷次宗

夫生之脩短咸有定分定分之外不可以智力求但當於所稟之中順而勿率耳吾少嬰羸患事鍾養疾為性好閒志棲物表故雖在童稚之年已懷遠迹之意暨于弱冠遂託業廬山逮事釋和尚於時師友淵源務訓宏道外慕等夷内懷悱發於是洗氣神明玩心墳典勉志勤躬夜以繼日爰有山水之好悟言之懽實足以通理輔性成夫亹亹之業樂以忘憂不知朝日之晏矣自遊道餐風二十餘載淵匹既傾良朋凋索續以釁逆違天

備嘗荼蓼疇昔誠願頓盡一朝心慮荒散情意衰損故遂與汝曹歸耕龍畔山居谷飲人理久絶日月不處忽復十年犬馬之齒已踰知命崦嵫將迫前塗幾何實遠想尚子五岳之舉近謝居室瑣瑣之勤及今耄未至惛衰不及頓尚可厲志於所期縱心於所託棲誠來生之津梁專氣莫年之攝養玩歲月於良辰偷餘樂於將除在心所期盡於此矣汝等年各成長冠娶已畢修飾衡泌吾復何憂但願守全所志以保令終耳自今以往家

事大小一無見闕子平之言可以為法

與何胤論止殺書　齊周顒

普通年中何胤侈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使門人議之學士鍾岏曰䱉之就捕驟於屈伸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怛且不悴不榮曾𦭪蕘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其何筭有汝南周顒貽胤書曰丈人所以未極遐蹈惑在不近全菜耶剉折之升𠴲沮綱罟之興載冊其來實遠誰敢干議觀聖人之設膳羞乃

復為之品節蓋以茹毛飲血與生民共始縱而勿裁將無崖畔善為士者豈不以恕己為懷是各静封疆罔相陵轢況乃變之大者莫過死生生之所重無過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於我可賒而終身朝晡資之以永歲彼就怨酷莫能自伸我業長久吁哉可畏且區區微卵脆薄易矜㱿彼弱麑顧步宜愍觀其飲啄飛沈使人憐悼況可甘心撲褫加復恣意吞嚼至乃野牧成群閉豢重圈量肉揣毛以俟支剥如土委地僉謂常理可

為愴息事豈一途若云三世理誣則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受形未息一往一来生死常事雜報如家人天如客過客日少在家日多吾修信業未足長免則傷心之慘行亦自念丈人於血氣之類雖不身殘至於升皃沈鯉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貝之一經盜手猶為廉士所棄生性之一啟鸞刀寧復慈心所忍騶虞雖饑非自死之草不食聞其風豈不使人多愧耻

與沈約論四聲書　陸厥

范詹事自序性别宫商識清濁特能適輕重濟艱難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斯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来沈尚書亦云自靈均以来此秘未覩或闇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曽無先覺潘陸顔謝去之彌遠大㫖欲使宫羽相變低昻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内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辭既美矣理又善焉但觀歴代衆賢似不都闇此處而云此秘未覩近於誣乎案范云不從根本中来尚書云匪由思至斯可謂

揣情謬於元黄擿句差其音律也范又云時有會此者尚書云或闇與理合則美詠清謳有辭章調韻者雖有差謬亦有會合推此以往可得而言夫思有合離前哲同所不免文有開塞即事不得無之子建所以好人譏彈士衡所以遺恨終篇既曰遺恨非盡美之作理可詆訶君子執其詆訶便謂合理為闇豈如指其合理而寄詆訶為遺恨邪自魏文屬論深以清濁為言劉楨奏書大明體勢之致齟齬妥帖之談操末續顛之說興元黄

於律呂比五色之相宣茍此秘未覩兹論為何所指邪故愚謂前英已早識宫徵但未屈曲指的若今論所申至於掩瑕藏疾合少謬多則臨淄所云人之著述不能無病者也非知之而不改謂不改則不知斯曹陸又稱竭情多悔不可力强者今許以有病有悔為言則必自知無悔無病之地引其不了不合為闇何獨誣其一合一了之明乎意者亦質文時異古今好殊將急在情物而緩於章句情物文之所急美惡猶且相半章句意之

所緩故合少而謬多義兼於斯必非不知明矣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洛神池鴈便成二體之作孟堅精正詠史無虧於東主平子恢富羽獵不累於憑虛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稱是楊修敏捷暑賦彌日不獻率意寡尤則事促乎一日翳翳愈伏而理賒於七步一人之思遲速天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獨宮商律呂必責其如一邪論者乃可言未窮其致不得言曾無先覺也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彚選卷二百十五 六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吳　垣

謄錄監生臣陸　昺

文章辨體彚選卷二百十五

明　賀復徵　編

書十一

梁武帝荅陶弘景論書書

又省别疏云故當宜微以着賞此既勝事雖風訓非嫌然非所習聊試畧言夫運筆邪則無芒角執手寛則書緩弱點掣短則法臃腫點掣長則法澌澌畫促則字横

畫疎則字形漫拘則乏勢放又少則純骨無媚純肉無力少墨浮澁多墨笨鈍比並皆然任意所之自然之理也若抑揚得所趨舍無違隨筆連斷觸勢峯鬱揚波折節中規合矩分間下注濃纖有方肥瘦相和骨力相稱婉婉曖曖視之不足稜稜凜凜常有生氣適眼合心便為甲科衆家可識亦當復貫串耳六義可工亦當復餘習耳一聞能持一見能記且古且今不無其人大抵為論終歸是習程邈所以能變書體為之舊也張芝所以

能善書工學之積也既舊且積方可以肆其談吾少來乃至不能嘗畫甲子無論於篇紙老而言之亦復何謂正足見嗤於當今貽笑於後代遂有獨冠之言覽之背熱隱真於是乎累真矣此直一藝之精非吾所謂勝事此道心之塵非吾所謂無欲也

與徐勉書 梁沈約

吾弱年孤苦傍無期屬往者將墜於地契濶屯邅困於朝夕崎嶇薄宦事非為己望得小祿傍此東歸歲逾十

稔方忝襄陽縣公私情計非所了具以身資物不得不任人事永明末出守東陽意在止足而建武肇運人世膠加一去不還行之未易及昏猜之始王政多門因此謀退庶幾可果託卿布懷於徐令想記未忘聖道聿興謬逢嘉運往志宿心復成乖爽今歳開元禮年云至懸車之請事由恩奪誠不能宏宣風教光闡朝猷尚欲討尋文簿時議同異而開年以來病增慮切當由生靈有限勞役過差總此凋竭歸之暮年牽策行止努力祇事

外觀傍覽尚似全人而形體力用不相綜攝常須過自束持方可僶俛解衣一卧支體不復相關上熱下冷月增日篤取煖則煩加寒必利後差不及前差後劇必甚前劇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以此推算豈能支久若此不休日復一日將貽聖主不追之恨冒欲表聞乞歸老之秩若天假其年還得平健才力所堪惟思是策

答陸厥問聲韻書　沈約

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别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所學又非止若斯而已也十字之文顛倒相配字不過十巧歷已不能盡何况復過於此者乎靈均以来未經用之於懐抱固無從得其髣髴矣若斯之妙而聖人不尚何邪此蓋曲折聲韻之巧無當於訓義非聖拈立言之所急也是以子雲譬之雕蟲篆刻云壯夫不為自古辭人豈不知宮羽之殊商徵之别雖知五音之異而其中參差變動所昧實多故鄙意所

謂此秘未覩者也以此而推則知前世文字使未悟此處若以文章之音韻同絃管之聲曲則美惡妍媸不得頓相乖反譬猶子野操曲安得忽有嘽緩失調之聲以洛神比陳思他賦有似異手之作故天機啓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音律頓舛也士衡雖云炳若縟錦寧有濯色江波其中復有一片是衛文之服此則陸生之言即復不盡者矣韻與不韻復有精麤輪扁不能言之老夫亦不盡辨此

報袁叔明書　江淹

僕知之矣高皐為别執手未期浮雲色曉悵然䰟飛前辱贈書知命僕息心越地採藥稽山友人幸甚去歳迫名茂才冬盡不獲有報引領於邑情詎可及足下推僕者不一二談也僕聞狂士之行有三竊嘗志之其竒者則以紫天為宇環海為池倮身大笑被髪行歌其次則堅坐崩岸偃卧深窟朝餐松屑夜誦仙經其下則辭禜城市退耕巖谷寒逕絶賔杜牆不出然者皆羞為西山

之餓夫東國之黜臣而况其鄉黨乎或有社稷之士入而忘歸則爭論南宫之前衛主於邪伏身北闕之下納君於治至乃一說之奇驚畏左右一劍之功震慄鄰國夫能者惟横議漢庭怒髮燕路且猶不數而况於鄰里乎若僕之行止已無可言矣材不肖文質無所直徒以結髮游學備聞士大夫言曰在國忠處家孝取與廉交友義故拂衣於梁齊之館抗手於楚趙之門且十年矣容貌不能動人智謀不足自遠竟慙君子之恩卒離饑

寒之禍近親不言左右莫敎涼秋陰陰獨立閒館輕塵入戶飛鳥無迹命保琴書而守妻子其可得哉故國史小官也而子長爲之執戟下位也而子雲居之僕非有輕車驃騎之略交河雲險之功幸以盜竊文史之末因循卜祝之間故俛首求衣斂眉寄食耳若十口之隷去於饑寒從疾舊里斥歸故鄉箕坐高視舉酒極望雖五侯交書羣公走幣僕亦在南山之南矣此可爲智者道難與俗士言也方今仲秋風飛平原彯色水鳥立於孤

洲蒼葭變於河曲寂然淵視憂心辭矣獨念賢明蚤世英華殂落僕亦何人以堪久長一旦松柏被地墳壠刺天何時復能銜杯酒者乎忽忽若狂願足下自愛也

與交友論隱書 江淹

淹者海濵窟穴弋鈞為伍自度非奇力異才不足聞見於諸侯每承梁伯鸞卧於會稽之墅髙伯達坐於華陰之山心常慕之而未能及也甞感子路之言不拜官而仕無青組紫紱龜紐虎符之志但欲史歷巫卜為世俗

賤事耳而飄然十載竟不免衣食之敗何則性有所短不可韋弦者有五一則體本疲緩卧不肯起二則人事應修酷嬾作書三則賔客相對口不能言四則性甚畏動事絕不行五則愚婞妄發輒被口語有五短而無一長豈可處人間邪知短而不可易者所謂輪椎分定也猶如雞鶩之有毛不能得鸞鳳之光彩矣况今年已三十白髮漸生長夜輾轉亂憂非一以遠至之命如星殞天促光半路不攀長意徒自欺取筋駑髓冷殊多災恙

心頑質堅偏好㝠默既信神農服食之言久固天竺道士之説守清淨煉神丹心甚愛之行善業度一世意甚美之今但顧拾薇藿誦詩書樂天理性歛骨折步不踐過失之地耳以妻孥未奪桃李須陰望在五畆之宅半頃之田鳥赴簷上水匝階下則請從此隱長謝故人若乃登峨嵋度流沙餐金石讀仙經嘗聞其驗非今日之所言也誰謂難知青烏明之貴布筆墨然亦焉足道哉

誡子書 徐勉

吾家本清廉故常居貧素至於產業之事所未嘗言非直不經營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日尊官厚祿可以備之每念叨竊若斯豈由才致仰藉先門風範及以福慶故臻此爾古人所謂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吾雖不敏實有本志庶得遵奉斯義不敢墜失所以顯貴以來將三十載門人故舊承薦便宜或使創闢田園或勸興立邸店又欲舳艫運致亦令貨殖聚斂若此衆事皆距而不納非謂拔葵去織且欲省息紛紜中年聊于東田

開營小園者非存播藝以要利政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閒曠終可為宅儻獲懸車致事實欲歌哭於斯慧日十住等既應營昏又須住止吾清明門宅無相容處所以爾者亦復有以前割西邊施宣武寺既失西廂不復方幅意亦謂此逆旅舍爾何事須華常恨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富繼踵高門甲第連闥洞房宛其死矣定是誰室但不能不為培塿之山聚石移果雜以花卉以娛休沐用托性靈隨便架立不存廣大唯

功德處小以為好所以内中逼促無復房宇近修東邊兒孫二宅乃藉十住南還之資其中所須猶為不少既牽挽不至又不可中途而輟郊間之園遂不辦保貨與韋黯乃獲百金成就兩宅已消其半尋園價所得何以至此由吾經始歷年粗已成立桃李茂密桐竹成陰塍陌交通渠畝相屬華樓迴榭頗有臨眺之美孤峯叢薄不無糾紛之興瀆中並饒荷茷湖裏殊富芰蓮雖云人外城闕密邇韋生欲之亦雅有情趣追述此事非有吝

心蓋是事意所至爾噫謝靈運山家詩云中為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吾此園有之二十載今為天地物物之與我相校幾何哉此直所餘今以分女營小田舍親累既多理亦須此且釋氏之教以財物為之外命外典亦稱何以聚人曰財況汝常情安得忘此聞汝所買湖熟田地甚為舄鹵彌復可安所以如此非物競故也雖事異寢丘聊可髣髴孔子曰居家理事可移於官既已營之宜使成立進退兩亡更貽嗤笑若有所收穫汝可自分

贍內外大小宜令得所非吾所知又復應霑之諸女爾
汝既居長故有此令凡為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咸
緝人無間言先物後己然後可貴老子云後其身而身
先汝當自勗見賢思齊不宜忽畧以棄日也棄日乃是
棄身身名美惡豈不大哉可不慎與今之所勑略言此
意政謂為家以來不事資產暨立墅舍似乖舊業陳其
始末無愧懷抱兼吾年時朽暮心力稍單牽課奉公略
不克舉其中餘暇裁可自休或復冬日之陽夏日之陰

良辰美景文案閒隙負杖躡履逍遙陋館臨池觀魚披林聽鳥濁酒一杯彈琴一曲求數刻之暫樂庶居常以待終不宜復勞家間細務汝交關既定此書又行凡所資須付給如别自兹以後吾不復言及田事汝亦勿復與吾言之也記云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今且望汝汝全吾此志則無所恨矣

戒何敬容書 謝郁

草莱之人聞諸道路君侯已得瞻望多士出入禁門醉

尉將不敢呵厭然不無其漸甚休甚休敢賀於前又將弔也昔流言裁作公旦東奔燕書始來子孟不入夫聖賢被虛過以自斥未有嬰時釁而求親者也且曝鰓之鱗不念杯杓之水雲霄之翼豈顧籠樊之糧何者所託已盛也昔君侯納言加首鳴玉在要回豊貂以步文昌聳高蟬而趨武帳可謂盛矣不以此時薦才拔士少報聖主之恩今卒如爰絲之說受責見過方復欲更窺朝廷觖望萬分竊不為左右取也昔竇嬰楊惲亦得罪明

時不能絶謝賔客獨交黨援卒無後福終益前禍僕之所弔實在於斯人人所以頗猶有踵君侯之門者未必皆感恵懷仁有灌夫任安之義乃戒翟公之大署兾君侯之復用也夫在思過之日而挾復用之意未可為智者説矣君侯宜杜門念失無有所通築茅茨於鐘阜聊優游以卒歲見可憐之意著待終之情復仲尼能改之言惟子貢更也之譬少戢言於衆言微自救於竹帛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如此令明主聞知尚有兾也僕

東皐鄙人入穴幸無銜䡾耻天下之士不為執事道之故披肝膽示情素君侯豈鑒焉

與兄子秀書　陳陳暄

旦見汝書與孝典陳吾飲酒過差吾有此好五十餘年昔吳國張長公亦稱耽嗜吾見張時伊已六十自言引滿大勝少年時吾今所進亦多於往日老而彌篤惟吾與張季舒耳吾方與此子交歡於地下汝欲笑吾所志耶昔阮咸阮籍同游竹林宣子不聞斯言王湛能玄言

巧騎武子呼為癡叔何陳留之風不嗣太原之氣歸然翻成可怪吾既寂莫當世朽病殘年産不異於顔原名未動於卿相若不日飲醇酒復欲安歸汝以飲酒為非吾不以飲酒為過昔周伯仁渡江惟三日醒吾不以為少鄭康成一飲三百杯吾不以為多然洪醉之後有得有失成厮養之志是其得也使次公之狂是其失也吾嘗譬酒之猶水亦可以濟舟亦可以覆舟故江諮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備酒可

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美哉江公可與共論酒矣汝驚吾墮馬侍中之門陷地武陵之第徧布朝野自言焦悚立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吾生平所願身没之後題吾墓云陳故酒徒陳君之神道若斯志意豈避南征之不復賈誼之慟哭者哉何水曹眼不識盃鐺吾口不離瓢杓汝寧與何同日而醒與吾同日而醉乎政言其醒可及其醉不可及也速營糟丘吾將老焉爾無多言非爾所及

諫陳寶應書 虞寄

東山居士虞寄致書於明將軍使君節下寄流離世故漂寓貴鄉將軍待以上賓之禮申以國士之眷意氣相感何日忘之而寄沈痼彌留惕陰將盡常恐卒塡溝壑涓塵莫報是以敢布腹心冒陳丹款願將軍留須臾之慮少思審之則瞑目之日所懐畢矣夫安危之兆禍福之機匪獨天時亦由人事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以明智之士據重位而不傾執大節而不失豈惑於浮詞哉

將軍文武兼資英威不世往因多難仗劒興師援旗搢衆抗威千里豈不以四郊多壘共謀王室⿰時報主寧國庇民乎此所以五尺童子皆願荷戟而隨將軍者也及高祖武皇帝肇基草昧初濟艱難於時天下沸騰民無定主豺狼當道鯨鯢橫擊海内業業未知所從將軍運洞微之鑒折從衡之辨策名委質自託宗盟此將軍妙算遠圖發於衷誠者也及主上繼業欽明睿聖選賢與能羣臣緝睦結將軍以維城之重崇將軍以裂土之

封豈非宏謨廟略推赤心於物者也屢申文詔款篤懇
懃君臣之分定矣骨肉之恩深矣不意將軍惑於邪説
遽生異計寄所以疾首痛心泣盡繼之以血萬全之策
竊爲將軍惜之寄雖疾寢髦及言無足采千慮一得請
陳愚管願將軍少戢雷霆賒其晷刻使得盡狂瞽之説
披肝胆之誠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自天厭梁德多
難薦臻寰宇分崩英雄互起龍戰虎爭竊號假名鋭精
持銳不可勝紀人人自以爲得之然夷凶翦亂拯溺扶

危四海樂推三靈眷命揖讓而居南面者陳氏也豈非歷數有歸惟天所在當璧應運其事甚明一也主上承基明德遠被天綱再張地維重紐夫以王琳之强侯瑱之力進足以摇蕩中原爭衡天下退足以屈彊江外雄長偏隅然或命一旅之師或資一士之説琳則瓦解氷泮投身異國瑱則厥角稽顙委命闕庭斯又天假之威而除其患其事甚明二也今將軍以藩戚之重擁東南之衆盡忠奉上戮力勤王豈不勲髙竇融寵過吳芮折

珪判野南面稱孤其事甚明三也且聖朝棄瑕忘過寬厚待人改過自新咸加叙擢至如余孝頃潘純陀李孝欽歐陽頠等悉委以心腹任以爪牙胸中豁然曾無纖芥況將軍疊非張繡罪異盧諶當何慮於危亡何失於富貴此又其事甚明四也方今周齊隣睦境外無虞并兵一向匪朝伊夕非有劉項競逐之機楚趙連從之勢可得雍容高拱坐論西伯其事甚明五也且留將軍狼顧一生亟經摧衂聲實虧喪膽氣衰沮高壤向文政留

瑜黄子玉此數人者將軍所親信首鼠兩端唯利是視其餘將帥亦可見矣孰能披堅執鋭長驅深入擊馬埋輪奮不顧命以先士卒者乎此又其事甚明六也且將軍之勢孰如侯景將軍之衆孰如王琳武皇滅侯景於前今上摧王琳於後此乃天時非復人力且兵革已後民皆厭亂其孰能棄墳墓捐妻子出萬死不顧之計從將軍於白刃之間乎此又其事甚明七也歷觀前古鑒之往事子陽季孟傾没相尋餘善右渠危亡繼及天命

可畏山川難恃況將軍欲以數郡之地當天下之兵以諸侯之資拒天子之命强弱逆順可得侔乎此又其事甚明八也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愛其親豈能及物留將軍身縻國爵子尚王姬猶且棄天屬而弗顧背明君而孤立危急之下豈能同憂共患不背將軍者乎至於師老力屈懼誅利賞必有韓智晉陽之謀張陳井陘之事此又其事甚明九也且北軍萬里遠鬭鋒不可當將軍自戰其地人多顧後梁安背向為心脩盱匹夫之

力衆寡不敵將率不佯師以無名而出事以無機而動以此稱兵未知其利夫以漢朝吴楚晉室顛覆連城數室長戟百萬拔本塞源自家圖國其有成功者乎此又其事甚明十也爲將軍計者豈若不遠而復絶親留氏秦郎快郎隨遣入質釋甲偃兵一遵詔旨且朝廷許以鐵券之要申以白馬之盟朕不食言㦣之宗社寄聞明者鑒未形智者不再計此成敗之效將軍勿疑吉凶之機間不容髮方今藩維尚少皇子幼冲凡預宗枝皆蒙

寵樹况以將軍之地將軍之才將軍之名將軍之勢而能克修藩服北面稱臣者乎寧與劉澤同年而語其功業哉豈不身與山河等安名與金石相俶顧加三思慮之無忽寄氣力綿微餘隱無幾感恩懷德不覺狂言鈇鉞之誅其甘如薺

與子宇文護書 北周閻姬

天地隅塞子母異所三十餘年存亡斷絶肝腸之痛不能自勝想汝悲思之懷復何可處吾自念十九入汝家

今已八十矣既逢喪亂備嘗艱阻恒冀汝等長成得見一日安樂何期罪釁深重存沒分離吾凡生汝輩三男三女今日目下不覩一人興言及此悲纏肌骨賴皇齊恩卹差安衰暮又得汝楊氏姑及汝叔母紇干汝嫂劉新婦等同居頗亦自適但為微有耳疾大語方聞行動飲食幸無多恙今大齊聖德遠被特降鴻慈既許歸吾於汝又聽先致音耗積稔長悲豁然獲展此乃仁侔造化將何報德汝與吾別之時年尚幼小以前家事或不

委曲昔在武川鎮生汝兄弟大者屬鼠次者屬兎汝身屬蛇鮮於脩禮起日吾之闔家大小先在博陵郡住相將欲向左人城行至唐河之北被定州官軍打散汝祖及二叔時俱戰亡汝叔母賀拔及兒元寶汝叔母紇干及兒菩提并吾與汝六人同被擒捉入定州城未幾間將吾及汝送與元寶掌賀拔紇干各别分散寶掌見汝云我識其祖翁形狀相似時寶掌營在唐城内經停三日寶掌所掠得男夫婦女可六七十人悉送向京吾時

與汝同被送限至定州城南夜宿同鄉人姬庫根家茹茹奴望見鮮于修禮營大語吾云我今走向本軍既至營遂告吾輩在此明旦日出汝叔將兵邀截吾及汝等還得向營汝時年十二共吾並乘馬隨軍可不記此事緣由也於後吾共汝壽陽住時元寶菩提及汝姑兒賀蘭盛洛并汝身四人同學博士姓成為人嚴惡汝等四人謀欲加害吾與汝叔母等聞之各捉其兒打之惟盛洛無母獨不被打其後爾朱天柱亡歲賀拔阿斗泥在

關西遣人迎家累時汝叔亦遣奴來富迎汝及盛洛等汝時著緋綾袍銀裝帶盛洛著紫織成纈通身袍黄綾裏並乘騾同去盛洛小於汝汝等三人並呼吾作阿摩敦如此之事當分明記之耳今又寄汝小時所著錦袍衣一領至宜檢看知吾含悲戚多歷年祀屬千載之運逢大齊之德矜老開恩許得相見一聞此言死猶不朽況如今者勢必聚集禽獸草木母子相依吾有何罪與汝分離今復何福還望見汝言此悲喜死而更蘇世間

所有求皆可得母子異國何處可求假汝貴極王公富過山海有一老母八十之年飄然千里死生旦夕不得一朝暫見不得一日同處寒不得汝衣飢不得汝食汝雖窮榮極盛光耀世間汝何用為於吾何益吾今日之前汝既不得申其供養事往何論今日以後吾之殘命惟繫於汝爾戴天履地中有鬼神勿云冥昧而可欺負汝楊氏姑今雖炎暑猶能先發關河阻遠隔絶多年書依常體慮汝致惑是以每存款質兼亦載吾姓名當識

此理不以為怪

為侯景報齊文襄書　北魏王偉

僕鄉曲布衣本乖藝用出身為國綿歷二紀犯危履難豈避風霜遂得富貴當年榮華身世一旦舉旗旆援鼓枹北面相抗者何哉實以懼危亡恐招禍害故耳往年之暮尊王遘疾神不佑善祈禱莫瘳遂使嬖倖弄權心腹離貳妻子在宅無事見圍及迴歸長社希自陳狀簡書未遣斧鉞已臨既旌旗相對咫尺不遠飛書每奏冀

中郚情而群帥恃雄恥然弗顧運戟推鋒專欲屠滅掘圍堰水僅存三版舉目相看命懸漏刻不忍死亡出戰城下拘秦送地豈樂為之但禽獸惡死人倫好生僕實不辜桓莊何罪且尊王平昔見與比肩戮力同心共奬帝室雖復權勢參差寒暑小異丞相司徒鴈行而已福禄官榮自是天爵勞而後授理不相干欲求吞炭何其謬也然竊人之財猶謂之盜禄去公室抑謂不取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拜恩私第何足關言賜嗤不能東封

函谷受制於人當似教僕賢祭仲而褒季氏無主之國在禮未聞動而不法將何以訓竊以分財養幼事歸令終舍宅存孤誰云隙末復言僕衆不足以自强身危如累卵然億兆夷人卒降十亂紂之百克終自無後頼川之戰即是殷鑑輕重由人非鼎在德苟能忠信雖弱必强殷憂啓聖處危何咎況今梁道邕熙招攜以禮被我虎文縻之好爵方欲苑五嶽而池四海掃氛穢以拯黎元東羈甌越西通汧隴吳越悍勁帶甲千羣秦兵冀馬

控弦十萬大風一振枯榦必摧凝霜暫落秋蔕自殞此
而為弱誰足稱雄又見誣兩端受疑二國斟酌物情一
何太甚昔陳平背楚歸漢則强百里出虞入秦斯霸蓋
昏明由主用舍在人奉禮而行神其吐邪書稱士馬精
新𦨕日齊舉誇張形勢必欲相滅竊以寒膠白露節候
乃同秋風揚塵馬首何異徒知北方之力爭未識西南
之合從苟欲徇意於前塗不覺坑穽在其側去危就安
今歸正朔轉禍為福已脫網羅彼當嗤僕之過迷此亦

笑君之晦昧今引二邦揚旌北討熊虎齊奮克復中原荆襄廣頼已屬闗右項城縣瓠亦奉江南幸自取之何勞恩賜然權變非一理有萬塗為君計者莫若割地兩河三分冀崎燕衛趙晉足相俸禄齊曹宋魯悉歸大梁使僕得輸力南朝北敦姻好束帛自行戎車不駕僕立當世之功君卒父禰之業各保强壘聘享歲時百姓乂寧四民安堵孰若驅農夫於壟畝抗勍敵於三方避干戈於首尾當鋒鏑於心腹縱太公為將不能獲存歸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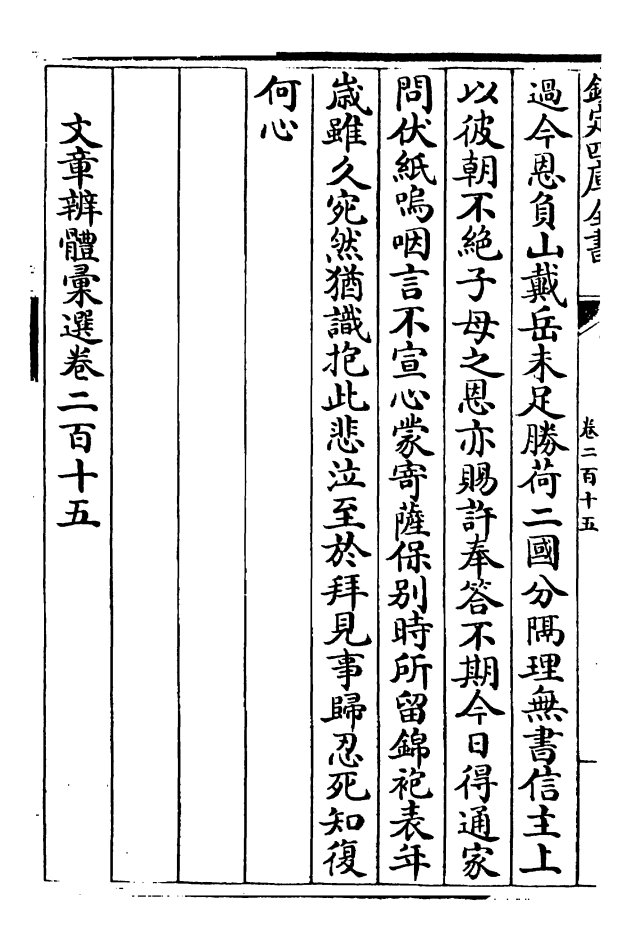
高明何以克濟来書曰妻子老幼悉在司寇以此見要庶其可反當是見疑褊心未識大趣昔王陵附漢母在不歸太上囚楚乞羮自若矧伊妻子而可介意脫謂誅之有益欲止不能殺之無損徒復阬戮家累在君何關僕也遵道所説頗亦非虚故重陳辭更論款曲昔與盟主事等琴瑟讒人間之翻為讎敵撫弦搦矢不覺傷懐裂帛還書其何能述

報母書　北周宇文䕶

區宇分崩遭遇災禍違離膝下三十五年受形稟氣皆知母子誰同薩保如此不孝宿殃積戾惟應賜鍾豈悟網羅上嬰慈母但立身立行不負一物明神有識宜見哀憐而子為公侯母為俘隸熱不見母熱寒不見母寒衣不知有無食不知饑飽泯如天地之外無由暫聞晝夜悲號繼之以血分懷冤酷終此一生死若有知冀奉見於泉下爾不謂齊朝解網惠以德音摩敦四姑並許矜放初聞此旨魂爽飛越號天叩地不能自勝四姑即

蒙禮送平安入境以今月十八日於河東拜見遥奉顔色崩動肝腸但離絶多年存亡阻隔相見之始口未忍言惟叙齊朝寛宏每存大德云與摩敦雖處宫禁常蒙優禮今日来鄴恩遇彌隆矜哀聽許摩敦垂勑曲盡悲酷備述家事伏讀未周五情屠割書中所道無事敢忘摩敦年尊又加憂苦常謂寝膳貶損或多遺漏伏奉論述次第分明一則以悲一則以喜當鄉里破敗之日薩保年已十餘歲鄰曲舊事猶自記憶況家門禍難親戚

流離奉辭時節先後慈訓刻肌刻骨常纏心腑天長喪亂四海橫流太祖乘時齊朝撫運兩河三輔各值神機原其事跡非相負背太祖升遐未定天保薩保屬當猶子之長親受顧命雖身居重任職當憂責至於歲時稱慶子孫在庭顧視悲摧心情斷絶胡顔履戴負愧神明霈然之恩既以需洽愛敬之至施及傍人草木有心禽魚感澤況在人倫而不銘戴有家有國信義為本伏度來期已應有日一得奉見慈顔永畢生願生死骨肉豈



過今恩負山戴岳未足勝荷二國分隔理無書信主上以彼朝不絕子母之恩亦賜許奉答不期今日得通家問伏紙嗚咽言不宣心蒙寄廕保别時所留錦袍表年歲雖久宛然猶識抱此悲泣至於拜見事歸忍死知復何心

文章辨體彚選卷二百十六

明　賀復徵　編

書十二

答馮子華處士書　唐王勣

乖别甫爾已十餘年誦采葛之詩增其慨詠夫人生一世忽同過隙合散消息周流不居偶逢其適便可卒歲陶生云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又云盛夏五月跂脚

北牕下有凉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嗟乎適意為樂雅會吾心吾河渚間有先人故田十五六頃河水四遶東西趨岸各數百步古人云河濟之濵宜黍况中州之腴乎家兄鑒裁通照知吾縱恣散誕不閑拜揖㩗糠粃禮義錙銖功名亦以俗外相待不拘以家務至於鄉族慶弔閨門婚冠寂然不與者已五六歲矣親黨之際皆以山麋野鹿相畜性嗜琴酒得盡所懷幸甚幸甚近復都盧棄家獨坐河渚結構茅屋并厨厩總十餘間奴婢数

人足以應役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耕耘蓖蔟黍秫而巳春秋歲時以酒相續兼多養凫鴈廣收鷄豚黄精白朮枸杞薯蕷朝夕採掇以供服餌床頭素書数帙莊老及易而已過此以往罕嘗或披忽憶郊凡則渡河歸家維舟岸側輿畫便返每遇天地晴朗則於舟中詠大謝亂流趨孤嶼之詩怳然盡隂澤山林之思覺瀛洲方丈森然在目前或時與舟人漁子方潭並釣俛仰極樂戴星而歸歌詠以會意為巧不必與夫悠悠閑人相唱和也

狐住河渚傍無四鄰聞犬聲望烟火便知息身之有地矣近復有人見贈五品地黄酒方及種薯蕷枸杞等法用之有効力省功倍不能服修混沌並常行之裴孔明雖是異名教物然風月之際往往有高人體氣兼特受巧性思若有神自作素琴一張云其材是嶧陽孤桐也近携以相過安軫立柱龍唇鳳翮實與常琴不同發音吐韻非常和朗吾家三兄生於隋末傷世擾亂有道無位作汾亭操蓋孔子龜山之流也吾甞親受其調頗為

曲盡近得裴生琴更習其操洋洋乎覺聲器相得令便留之恨不得使足下為鍾期良用耿然吾所居南渚有仲長先生結菴獨處三十載非其力不食傍無侍者雖患瘖疾不得交語風神肅肅可無俗氣携酒對飲尚有典刑先生又作獨游頌及河渚先生傳開物寄道懸解之作也時取翫讀便復江湖相忘吾往見薛收白牛溪賦韻趣高奇詞義廣遠嵯峨蕭瑟真不可言壯哉邈乎揚班之儔也高人姚義常語吾曰薛生此文不可多

得登大行俯滄海高深極矣吾近作河渚獨居賦為仲長先生所見以為可與白牛連類今亦寫一本以相示可與清溪諸賢共詳之也亂極則治王途漸亨天灾不行年穀豐熟賢人充其朝農夫滿於野吾徒江海之士擊壤鼓腹輸太平之税耳帝何力於我哉又知房李諸賢肆力廊廟吾家魏學士亦申其才公卿勤勤有志於禮樂元首明哲股肱為良何慶如之也夫思能獨放湖海之士才堪濟世王者所須所恨姚義不存薛生已殁

使雲羅天網者有所不該以為歎恨耳吾比風痺發動常劣劣不能佳然烟霞山水性之所適琴歌酒賦不絶於時時遊人間出入郊郭暮春三月登於北山松栢聲吟藤蘿翳景意甚樂之箕踞散髮與鳥獸同羣醒不亂行醉不干物賞洽興窮還歸河渚蓬室甕牖彈琴誦書優哉游哉聊以卒歲首夏漸熱足下何如也願動息多宜黄頰之聚何時暫忘偶因南風畧示所懷敬願珍厚不一一王君白

與魏居士書

王維

足下太師之後世有明德宜其四代五公克復舊業而伯仲諸昆頃或早世唯有壽光復遭播越幼生弱姪藐然諸孤布衣徒步降在皂隷足下不忍其親扙策入闗降志屈體託於所知身不衣帛而於六親孝慈終日一飯而以百口為累攻苦食淡流汗霡霂為之驅馳僕見足下裂裳毀冕二十餘季山棲谷飲高居深視造次不違於仁舉止必由於道高世之德欲葢而彰又屬聖主

搜揚仄陋束帛加璧被於巖穴相國急賢以副旁求朝聞夕拜片善一能垂章拖組況足下崇德茂緒清節冠世風高於黔婁善卷行獨於石門荷篠朝廷所以超拜右史思其入踐赤墀執牘珥筆羽儀當朝為天子文明且又祿及其室養及昆弟免於負薪樵蘇晚爨柴門閉於積雪藜牀穿而未起若有稱職上有致君之盛下有厚俗之化亦何顧影跼步行歌采薇是懷寳迷邦愛身賤物也豈謂足下利鍾釜之祿榮數尺之綬雖方丈盈

前而蔬食菜羮雖高門甲第而畢竟空寂人莫不相愛而觀身如聚沫人莫不自厚而視財若浮雲於足下實何有哉聖人知身不足有也故曰欲潔其身而亂大倫知名無所著也故曰欲使如來名聲普聞故離身而返屈其身知名空而返不避其名也古之高者曰許由挂瓢于樹風吹瓢惡而去之聞堯讓臨水而洗其耳耳非駐聲之地聲無染耳之跡惡外者垢内病物者自我此尚不能至於曠士豈入道者之門歟降及嵇康亦云頻

纓狂顧遹思長林而憶豐草頓纓狂顧豈與免受維縶有異乎長林豐草豈與官署門闌有異乎異見起而正性隱色事礙而慧用微豈等同虛空無所不遍光明遍照知見獨存之吉邪此又足下之所知也近有陶潛不肯把板屈腰見督郵解印綬棄官去後貧乞食詩云叩門拙言詞是屢乞而多慙也嘗一見督郵安食公田數頃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此亦人我攻中忘大守小不鞭其後之累也孔宣父云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可

者適意不可者不適意也君子以布仁施義活國濟人為適意縱其道不行亦無意為不適意也苟身心相離理事俱如則何往而不適此近於不易願足下思可不可之旨以種類俱生無行作以為大依無守嘿以為絶塵以不動為出世也僕年且六十足力不強上不能原本理體裨補國朝下不能殖貨聚穀博施窮窘偷禄苟活誠罪人也然才不出衆德在人下存亡去就如九牛一毛耳實非欲引尸祝以自助求分謗於高賢也畧陳

起予惟審圖之

上安州裴長史書　李白

白聞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語而百物生白人焉非天地安得不言而知乎敢剖心析肝論舉身之事便當談笑以明其心而粗陳其大綱一快憤懣惟君侯察焉白本家金陵世為右姓遭沮渠蒙遜之難奔流咸秦因官寓家少長江漢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軒轅以來頗得聞矣常橫經籍詩書制作不倦迄於今三十春矣以為

士生則桑弧蓬矢射乎四方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劍去國辭親遠游南窮蒼梧東涉溟海見鄉人相如大誇雲夢之事云楚有七澤遂來觀馬而許相公家見招妻以孫女便憩跡于此至移三霜馬曩昔東游維揚不逾一年散金三十餘萬有落魄公子悉皆濟之此則是白之輕財好施也又昔與蜀中友人吴指南同遊於楚指南死於洞庭之上白禫服慟哭若喪天倫炎月伏屍泣盡繼之以血行路聞者悉皆傷心猛虎前臨

堅守不動遂權殯於湖側便之金陵數年來覲筋骨尚在白雪泣持刄躬申洗削裹骨徒步負之而趨寢興攜持無輟身手遂丐貸營葬於鄂城之東故鄉路遥覊無主禮以遷窆式昭朋情此則是白存交重義也又昔與逸人東巖子隱於岷山之陽白巢居數年不跡城市養奇禽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廣漢太守聞而異之詣廬親覩因舉二人以有道並不起此則白養高忘機不屈之跡也又前禮部尚書蘇公出為益州長史

白於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禮因謂羣寮曰此子天才英麗下筆不休雖風力未成且見專車之骨若廣之以學可以相如比肩也四海明識具知此譚前此郡督馬公朝野豪彥一見盡禮許為奇才因謂長史李京之曰諸人之文猶山無烟霞春無草樹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語絡繹間起光明洞徹句句照人此則故交元丹親接斯議若蘇馬二公愚人也復何足陳儻賢賢也白猶可尚夫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是知才難不可多得白野人也頗工於文惟君侯顧之無按劍也伏惟君侯貴而且賢鷹揚虎視齒若編貝膚如凝脂昭昭乎若玉山上行朗然映人也而高義重諾名飛天京四方諸侯聞風暗許倚劍慷慨氣干虹蜺月費千金日宴羣客出躍駿馬入羅紅顏所在之處朋友成市故時人歌曰賔朋何喧喧日夜裴公門願得裴公之一言不須驅馬埒華軒白不知君侯何以得此聲於天壤之間豈不由重諾好賢謙以下士得也而晚節改操棲

情翰林天才超然度越作者屈佐卽國時惟清哉稜威
雄雄下慴羣物白鷁慕高義已經十年雲山間之造謁
無路今也運會得趨末塵承顔接辭八九度矣常欲一
雪心跡崎嶇未便何圖謗言忽生衆口攢毀將恐投杼
下客震於嚴威然自明無辜何憂悔吝孔子曰畏天命
畏大人畏聖人之言過此三者鬼神不害若使事得其
實罪當其身則將浴蘭沐芳自屏於烹鮮之地惟君侯
死生不然投山竄海轉死溝壑豈能明目張膽託書自

陳耶昔王東海問犯夜者曰何所從來答曰從師受學不覺日晚王曰吾豈可鞭撻寗越以立威名想君侯通人必不爾也願君侯恵以大遇洞開心顏終乎前恩再辱英眄白必能使精誠動天長虹貫日直度易水不以為寒若赫然作威加以大怒不許門下逐之長途白即膝行於前再拜而去西入秦海一觀國風永辭君侯黃鵠舉矣何王公大人之門不可以彈長鋏乎

與韓荊州書

李白

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願封萬户侯但願一識韓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於此耶豈不以有周公之風躬吐握之事使海内豪俊奔走而歸之一登龍門則聲價十倍所以龍盤鳳逸之士皆欲收名定價於君侯願君侯不以富貴而驕之寒賤而忽之則三千賔中有毛遂使白得脫頴而出即其人焉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十五好劍術徧干諸侯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王公大臣許與氣義此疇曩心

跡安敢不盡於君侯哉君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動天地筆參於造化學究於天人幸願開張心顏不以長揖見拒必若接之以高宴縱之以清談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今天下以君侯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佳士而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耶昔王子師為豫章未下車即辟荀慈明既下車又辟孔文舉山濤作冀州甄拔三十餘人或為侍中尚書先代所美而君侯亦薦一嚴協律入為秘

書郎中間崔宗之房習祖黎昕許瑩之徒或以才名見
知或以清白見賞白每觀其銜恩撫躬忠義奮發白以
此感激知君侯推赤心於諸賢腹中所以不歸它人而
願委身國士儻急難有用敢効微軀且人非堯舜誰能
盡善白謨猷籌畫安能盡矜至於制作積成卷軸則欲
塵穢視聽恐雕蟲小技不合大人若賜觀芻蕘請給以
紙筆兼人書之然後退歸閑軒繕寫呈上庶青萍結綠
長價於薛卞之門幸惟下流大開獎飾惟君侯圖之

謝杜相公論房杜二相書 柳冕

冕再拜上書相公閤下昨得蔣起居書伏承相公以冕論房杜二相書并答江西刑政論共四本以付史館冕惕然自失懼辱相公之厚意遂取舊本删改數處愧無運斤之妙徒有傷手之責謹隨狀獻上退而自慙去年又續奉相公手疏以國家承文弊之後房杜為相不能反之於質誠如高論又以文章承徐庾之弊不能反之於古愚以為不然故追而論之以獻左右且今之文章

與古之文章立意異矣何則古之作者因治亂而感哀樂因哀樂而為詠歌因詠歌而成比興故大雅作則王道盛矣小雅作則王道缺矣雅變風則王道衰矣詩不作則王澤竭矣至於屈宋哀而以思流而不反皆亡國之音也至於西漢揚馬已降置其盛明之代而習亡國之音所失豈不大哉然而武帝聞子虛之賦歎曰嗟乎朕不得與此人同時故武帝好神仙相如為大人賦以諷上讀之飄飄然反有凌雲之志子雲非之曰諷則諷

矣吾恐不免於勸也子雲知之不能行之於是風雅之文變為形似比興之體變為飛動禮義之情變為物色詩之六義盡矣何則屈宋唱之兩漢扇之魏晉江左隨波而不反矣故蕭曹雖賢不能變淫麗之體二荀雖盛不能變聲色之辭房杜雖明不能變齊梁之弊是則風俗好尚繫在時王不在人臣明矣故文章之道不根教化別是一技耳當時君子恥為文人語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文章技藝之流也故夫子末之是以四楊荀陳

以德行經術名震海内門生受業皆一時英俊而文章之士不得行束修之禮非夫兩漢近古由有三代之風乎惜也繫士風而不本於王化至若荀孟賈生明先王之道盡天人之際意不在文而文自隨之此真君子之文也然荀孟之學困於儒墨賈生之才廢於絳灌道可以濟天下而莫能行之文可以變風雅而不能振之是天下皆惑不可以一人正之令風俗移人久也文雅不振甚矣苟以此罪之即蕭曹輩皆罪人也豈獨房杜乎相

公如變其文即先變其俗文章風俗其弊一也變之之術在教其心使人日用而不自知也伏惟尊經術卑文士經術尊則教化美教化美則文章盛文章盛則王道興此二者在聖君行之而已冕再拜

與滑州盧大夫論文書　柳冕

頓首別後九年年已老大平生好文老亦輿盡日為外事所撓有筆語兩大卷或不得已而為之或有為而為之既為頗近教化謹録呈上望覽訖一笑夫文生於情

情生於哀樂哀樂生於治亂故君子感哀樂而為文章以知治亂之本屈宋以降則感哀樂而亡雅正魏晉以還則感聲色而亡風教宋齊以下則感物色而亡興致教化興亡則君子之風盡故淫麗形似之文皆亡國哀思之音也自夫子至梁陳三變以至衰弱嗟乎關雎興而周道盛王澤竭而詩不作作則王道興矣天其或者肇往時之亂為聖唐之治興三代之文者乎老夫雖知之不能文之縱文之不能至之況已衰矣安能鼓作者

之氣盡先王之教在吾子復而行之鼓而勵之冕頓首

再答張僕射書　柳冕

辱還答知朝廷之事事無小大難易一切言之言之輒從從乃中變故吾子言有進退之心誤矣夫言之不入諫而怒之國之患也言之輒從從而中變是可諫也又何患乎故下之説上患其志不固不患無時謀合於天即天為之時謀合於人即人為之時且天不違況於人乎伊尹負鼎俎五干湯其道乃行天為之時也商鞅以

強國三說孝公其功乃立人為之時也譬如為山累土過於九仞然後功就茍待天時功不成矣愚公者志欲移山必能移山故天地之心與人不遠人能感天在於心耳昔犬戎滅周申甫復之無知亂齊管仲霸之晉室中絶王導興之太平干紀姚宋挫之彼謀之如神即用之如神故賢人君子匡救時運有其才必有其志有其言必有其事事至而退君子不為今一言未行其志乃衰是無志也故君子白刃可蹈也鼎鑊可赴也其志不

可奪也今有其位有其時一不動再言之再不動三四言之即天地可動况於人乎天地氣合即君臣氣合又何患乎晁白

論史上蕭至忠書 劉知幾

僕自策名仕伍待罪朝列至為史臣再入東觀竟不能勒成國典貽彼後來者何哉静言思之其不可有五故也何者古之國史皆出一家如魯漢之丘明子長晉齊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諸名山未聞藉於衆功

方云絶筆惟彼漢東觀大集羣儒而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繇是伯度譏其不定公理以為可焚張蔡二子糾之於當代傅范兩家嗤之於後葉今史直取士有倍東京人自以為荀袁家自稱為政駿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首白可期而汗青無日其不可一也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蘭臺繇是史官所修載事為傳爰自近古此道不行史臣編録惟自詢採而左右二史闕注

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求風俗於州郡視聽匪詳討沿革於臺閣簿籍難見雖使尼父再出猶且惑於管窺況僕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昔董狐之書法也以示於朝南史之書弑也執簡以往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門幽居九重欲人不見尋其義者蓋由杜彼顔面防諸請謁故也然今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長喙無闢鮆舌儻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貶言未絶口而朝野具知筆未涖毫而縉紳咸見夫孫盛實録取嫉權

門王韶直書見雠貴族人之情也能無畏乎其不可三也古者刋定一史纂成一家體統各殊指歸言别夫尚書之教以疏通知逺為主春秋之義以懲惡勸善為先史記則退處士而進姦雄漢書則抑忠臣而飾主闕斯並曩賢得失之例良史是非之准作者言之詳矣頃史官記注多取禀監修楊令公法春秋則云必須直辭宗尚書則曰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一國三公適從馬在其不可四也竊以史置監修雖無古式尋其名

號可得而言夫言監者葢總領之義耳如創紀編年則
年有斷限華傳叙事則事有豐約或可略而不略或應
書而不書此失刋削之務也屬辭比事勞逸宜均揮毫
奮墨勤惰須等某表某篇付之此職某紀某傳歸之彼
官此銓配之理也斯並宜明立科條審定區域儻人思
自勉則書可立成令監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無遵
奉用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避坐變炎涼徒延歲月其不
可五也凡此不可其流實多一言以蔽三隅自反而時

談物議焉得笑僕編次無聞者哉比者伏見明公每汲汲於勸誘勤勤於課績或云墳籍事重努力用心或云歲序已淹何時輟手竊以綱維不舉而督課徒勤雖威以刺骨之刑勗以懸金之賞終不得也論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僕所以昔者布懷知已歷詆羣公屢辭載筆之官願罷記言之職者正為此耳當今朝號得人國稱多士蓬山之下良直差肩芸閣之中英奇接武僕既功虧刻鵠筆來獲麟徒殫太官之膳虛索長安之米乞

以本職還其舊居多謝簡書請避言路惟明公足下哀而許之

與呂相公書 元結

某月日某官某再拜相公閣下某嘗見時人不能自守性分俛仰於傾奪之中低佪於名利之下至有傷汚毀辱之患滅身亡家之禍則欲劇為之箴於身豈顧踰性分取禍辱而忘自箴者邪某性荒浪無拘限每不能節酒與人相見適在一室不能無歡於醉醉歡之中不能

無過必不學為吏長又著書論自適昔天下太平不敢絕世業亦欲求文學之官職員散冗者為子孫計耳自兵興以來此望亦絕何哉某一身奉親奔走萬里所望飲啄承歡膝下今則辱在官以逾其性分觸禍辱機兆者日未無之某又三世單貧年過四十蒴子無毋年未十歲狐生嫁娶者一人相公視某敢以身狥名利者乎有如某者以身狥名利謚於奴隸尚可羞而況士君子也歟某甚愚鈍又無功勞自布衣歷官不十月官至尚

書郎向三歲官未削人多相榮某實自憂相公恐令某漸至畏懼而死甚令必受禍辱而已某前後所言相公似未見信故籍紙筆煩瀆門下某再拜

與韋洪州書 元結

某月日荆南節度判官水部員外郎兼殿中侍御史元結頓首某聞古之賢達居權位也令當世頌其德後世師其行何以言之在分君子小人察視邪正使無寃濫而無憤痛耳某不能遠取古人請以端公賢公中丞為

喻前者獲接端公餘論其嘗議及中丞其以為賞中丞之功未當論中丞之寃至濫端公不知情至泣涕交流豈不為有寃濫未伸而生此憤痛其於端公頗為親故官又差肩曽不垂問便即責使寃濫者豈獨中丞而已乎憤痛者豈獨端公而已乎所以至遣使者試以自明端公前諜則請不交兵端公後諜則請速交兵如此豈端公自察辯誤耶有小人惑亂端公耶端公又云荆南將士侵暴端公豈能保荆南將士必侵暴乎豈能保淮

西將士必不侵暴乎端公少垂察問某又聞泗上鄰家之事請說以自喻昔泗上有鄰家有朋友遊者鬬之遊東家則曰公之友賢能益主人西家之友愚能損主人遊西家則曰公之友智能譽主人東家之友狡能毀主人見其友亦如鬬主人之論於是鄰家之友相惡將相害鄰家之翁怒將相絕里有正言之士為辨之然後鄰家通歡鄰友相善荆南與江西猶鄰家也某其友乎遊者方相鬬誰為正信之士一為辯之某敢以此書獻端

公閣下

上李大夫論古篆書

李陽冰

陽冰志在古篆殆三十年見前人遺跡美即美矣惜其未有點畫但傍觀摸刻而已緬想聖達立制造書之意乃復仰觀俯察六合之際焉於天地山川得方圓流峙之形於日月星辰得經緯昭回之度於雲霞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於衣冠文物得揖讓周旋之禮於鬚眉口鼻得喜怒慘舒之分於蟲魚禽獸得屈伸飛動之理於

骨角齒牙得擺拉咀嚼之勢隨手萬變任心所成可謂通三才之氣象偹萬物之情状者矣常痛孔壁遺文汲冢舊簡年代寖遠謬誤滋多蔡中郎以豐同豊李丞相將朿為宋魚魯一惑涇渭同流學者相承靡所遷復每一念至未嘗不廢食雪耻攬筆長歎焉天將未喪斯文也故小子得篆籒之宗旨皇唐聖運逮茲八葉天生尅復之主人樂惟新之令以淳古為務以文明為理欽若典謨疇咨故實誠願刻石作篆偹書六經立於明堂為

不刊之典號曰大唐石經使百代之後無所損益仰明
朝之洪烈法高代之盛事死無恨矣陽冰年垂五十去
國萬里家無宿舂之儲出無代步之乘仰望紫極遠於
丹霄若溘先犬馬此志不就必將負於聖朝是長埋於
古學矣大夫銜命北闕撫寧南方茍利國家專之可也
伏望處分令題簡牘及到主人寒天已暮闇燭之下應
命書之霜深筆冷未窮體勢儻歸奏之日一使聞天非
小人之已務是大夫之功業可否之事伏惟去就之陽

冰再拜

寄李翱書 裴度

前者唐生至自滑猥辱致書札兼獲所貺新作十二篇度俗流也不盡窺見若愍女碑烈婦傳可以激揚烈教義煥於史氏鍾銘謂以功伐名於器非為銘與弟正辭書謂文非一藝斯皆可謂救文之失廣文之用也甚善甚善然僕之知弟也未知其他直以弟敏於學而至於文就六經而正焉故每遇名輩稱弟不容於口自謂稱

久益無愧詞竊料弟亦以直諒見待不以悅媚相容故不唯嗟挹亦欲商度其萬一耳若弟擯落今古貺遺經籍斯則如獻白豕何足採取若猶有祖述則願陳其梗槩以相參會耳愚謂三五之代上垂拱而無為下不知其帝力其漸被於天地萬物不可得而傳也夏殷之際聖賢相遇其文在於盛德大業又鮮可得而傳也厥後周公遭變仲尼不當世其文遺於冊府故可得而傳也是作周公之文也荀孟之文左右周孔之文也理身理

家理國理天下一日失之敗亂至矣騷人之文發憤之文也雅多自賢頗有狂態相如子雲之文譎諫之文也自為一家不是正氣賈誼之文化成之文也鋪陳帝王之道昭昭在目司馬遷之文財成之文也馳騁數千載若有餘力董仲舒劉向之文通儒之文也發明經術究極天人其餘擅美一時流譽千載者多矣不足為弟道焉然皆不詭其詞而詞自麗不異其理而理自新若夫典謨訓誥文言繫詞國風雅頌經聖人之筆削者則又

至易也至直也雖大彌天地細入無間而奇言怪語未之或有意隨文而可見事隨意而可行此所謂文可文非常文也其可文而文之何常之有俾後之作者有所裁准而請問於弟謂之可哉謂之不可非僕敢言謂之可也則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止至善矣能止乎若遂過之猶不及也觀弟近日制作大旨常以時世之文多偶對儷句屬綴風雲羈束聲韻為文之病甚矣故以雄詞遠致一以矯之則是以文字為意也且文者聖人

假之以達其心達則已理窮則已非故高之下之詳之略之也愚欲去彼取此則安步而不可及平居而不可諭又何必遠闕經術然後騁其材力哉昔人有見小人之違道者恥與之同形貌共衣服遂思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以異也不知其倒之反之非也雖失於小亦異於君子矣故文之異在氣格之高下思致之深淺不在磔裂章句隳廢聲韻也人之異在風神之清濁心志之通塞不在於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也庶幾高明少納庸妄

若以為未幸不以告言見革其惑惟僕心慮荒散百事罷息然意之所在敢隱於故人邪昌黎韓愈僕識之舊矣中心愛之不覺驚賞然其人信美材也近或聞諸儕類云恃其絶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為戲可矣乎可矣乎今之作者不及則已及之者當大為防焉爾弟索居多年勞想深至窮陰凝沍動息何如入春晨昏之歡出忝惟幄之晝固多適耳昨弟來欲度及時干進度昔歲取名不敢自高今孤煢若此遊宦謂何是不

復能從故人之所噐耳但寘力田園苟過朝夕而已然待春氣微和農事未動或策蹇謁賢大夫兼與弟道舊未爾間猶希尺牘珍重珍重力書無餘從表弟裴度奉簡

與外孫崔氏二孩書

李華

八月十五日翁告崔氏之子兩孩省吾出身入仕行四十年晚有汝母已養汝二人矣吾逮事裴氏鄭氏崔氏諸姑于氏堂姑皆賢明淑哲為內外師範意欲與汝言

之裴氏始恩慈見吾一善未嘗不流涕祝吾成立見吾伯仲書題誨責踈略話及舊事云無此例吾伯仲書題比今日中外書題其間踈密不啻百千也吾小時猶省長幼每日兩時櫛盥起居尊行三時侍食飲食訖然後敢食猶責不如禮今者諸子日出高眠爭覽盤器何曾有此儀可為歎息世教如此何得不亂婦人亦要讀書解文字知今古情狀事父母舅姑然可無咎詩序云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易曰主

中饋無攸遂婦人但當主酒食待賔客而已其餘無自專之禮詩云將翺將翔佩玉瓊琚此奉舅姑助祭祀之儀也又曰將翺將翔弋鳬與鴈此主酒食待賔客之儀也禮經所載汝其記之又婦人將嫁三月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嫁則廟見不見廟者不得為婦今此禮淩夷人從苟且婦人尊於丈夫羣陰制於太陽世教淪替一至於此為可墮淚汝等當學讀書禮論語孝經此最為要也吾小時南市帽行見貂帽多帷帽少當時

舊人已歎風俗中年至西京市帽行乃無帷帽貂帽亦無男子衫袖蒙鼻婦人領巾覆頭向有帷帽冪䍦必為瓦石所及此乃婦人為丈夫之象丈夫為婦人之飾顛之倒之莫甚於此觸類而長不可勝言舉其一端告及汝耳勿謂幼小不遵訓誡所見所聞頽風敗俗故申明舊事不能一一也阿馬來說汝誦得數十篇詩賦麗麗已能承順十五姊顏色十七伯極鍾念吾旅病乍聞甚慰意凡人不患尊行不慈訓患身不能承順耳汝承十

五姉仁慈十七伯訓誘又質性承順當不扶自直吾所告者括羽汝耳不次翁告崔氏二子省

薦楊牢書　李甘

執事之部孝童楊牢茂卿從田氏府趙軍反殺田氏茂卿又牢之兄獨三往索父喪虛死不果至牢自洛陽走常山二千里號伏叛壘委髮羸骸有可憐狀讐意感解以喪還之单縗冬月往來太行間凍膚皸瘃銜哀雨血行路稠人為牢泣歸責其子以牢勉之牢為兒踐操如

此未聞執事問唁而書顯之豈樹風扶教意邪且鄉人醫疽剳歷急親之病皆一時決爾猶蒙表其閭䦨之徭上有大禮則差問以粟帛今河北驕叛萬師不能攘而卒徒步請屍譬手與夫含腐忍瘡者孰多卒絶亂即能詩洛陽兒曹壯于卒者皆出其下聞卒之聵喪游帥償其費其葬也滑帥贈之財斯執事之事他人既慕之矣即有稱卒於上者執事無能恨其後乎

文章辨體彚選卷二百十六